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八

井研廖　平學

孫　宗澤補疏

襄公　魯世家襄公午立是時三歲襄世晉楚爲二伯齊魯衛鄭爲晉屬方伯秦陳蔡吳爲楚屬方伯故襄世通不言公如齊而一言如楚以二伯禮事楚也

元年　年表周簡王十四年晉悼公元年齊靈十年宋平四年陳成二十九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杞桓六十五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元年者君之始年先言元年而後言公即位者即位以年決者也

繼正即位　即位猶繼立也　正也　凡兩君授受必言繼立乃見終始之義故以書即位爲正不書即位爲變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此宋事以晉主之伯辭也辭初會盟襄世詳錄小國故錄之次滕不序齊不從也疏宋世家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復歸彭城於宋按殖相之子俞之孫諡惠子

繫彭城于宋者據彭城爲楚取不當再繫之宋疏左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不與魚石正也公羊楚已取之矣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魚石雖入彭城猶繫于宋不使魚石有彭城楚雖封之外之不與其封也正當爲封慶封吳已封之猶繫齊亦不與其封也此華元圍彭城以討魚石晉以宋五大夫之在彭城者歸彭城降不言以魚石歸者畧之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此卽圍宋諸侯之兵也伐鄭者討其從楚侵宋也疏晉悼公伐鄭兵于洧上鄭城守晉人去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此所謂東諸侯也國皆在今山東會鄫助晉伐鄭也不言衞者從韓厥者也疏據左傳晉命鄫師侵楚及陳不書者畧之也鄫公羊作合則與繒別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討鄭也時陳蔡鄭許皆從楚不敘不使中國從夷狄有所見乃敘 疏 襄世楚有吳禍亦少衰矣其兵事言宋者四陳二鄭五于夷狄則伐吳者三滅舒鳩者一襄二十七年息兵以後則侵伐不見矣年表晉伐鄭敗我兵于洧上楚來救按壬夫子反弟字子辛五年經書殺

九月，辛酉，天王崩。有天王喪不奔喪受小國朝大國聘非禮也不諱者公幼不恥責在大臣也 疏 周本紀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邾子來朝。此因襄公初立來朝書此以明小事大之禮 疏 有天王喪不月者事易明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衛不言公子公孫言剽者與瑕同言將爲君之辭也衛公孫一見剽公子一見瑕 疏 剽黑臂子穆公之孫衛公子公孫一見瑕剽專衛故後有篡禍言剽以明不正

晉侯使荀罃來聘。此彙見之例也晉大國衛次國邾小國凡君新立大國聘敵國以上之禮小國朝卒正以下之禮經見三等爲大國次國小國之例也 疏 有天王喪而來聘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月者危之甚四月而葬速葬周事凡二記一錫命一周公奔

鄭師伐宋晉衛篤從之宋爲交楚蔡篤從之陳鄭爲交楚彊蔡陳篤從楚晉楚爭宋鄭故宋鄭亦自相仇也疏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齊姜成公夫人也襄嫡母服三年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伐喪使人不時葬衛因喪來伐故不葬也疏鄭世家十四年成公卒子僖立是爲釐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衛獨言名氏者起伐喪報怨

其曰衛甯殖據晉宋言師如是而稱于前事也前衛有喪鄭伐之特目甯殖苟志于伐人喪者人亦伐其喪變文以起其施報論語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疏此春秋報施之禮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不言同盟不以盟見鄭未服也常會非大盟不言同不言齊未從也齊強來去無常不言邾滕薛亦未從也戚衛孫氏邑不以衛主之伯者會也【疏】爲謀服鄭會例時此月者譏內有喪而貳事也故已葬則不月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不言諸侯之會葬者夫人畧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不言同盟不以盟見者鄭未服故但以會言【疏】小邾初列會盟附庸故居末不卒襄世詳錄小國故於此世十六見

遂城虎牢劉子云鄭畧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城鄭虎牢以禦楚虎牢置城設戍所以逼鄭也

若言中國焉據彭城繫宋下言戍鄭虎牢皆有鄭字外城有國辭此不繫鄭言城如城杞內鄭也

內鄭如內桓師以內辭言之鄭得內辭所以外陳于楚也疏據內邑言城鄭本中國近世內中國外夷狄使虎牢如內城內鄭以外楚也所以孤黨惡而存中國取之不言取爲中國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申乃右司馬楚之下卿多受小國賂以逼子重子辛故殺之稱公子號從中國也疏系未詳左傳成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一見經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詳吴楚之事明楚所以敗中國以夷攻夷也疏吴世家自吴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吴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吴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吴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吴行人吴於是始通于中國吴伐楚十八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按嬰齊以後不見四伐一會凡五見

公如晉未至都而言如告廟之辭也疏朝晉與朝楚相起明晉楚分伯中外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長樗晉地也晉侯在外公以朝禮見又盟于長樗朝盟以地外辭【疏】在內如蕭叔來朝公之比內不地外乃地）

公至自晉（晉得見乎晉侯又在晉地可以致晉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日在會下會盟同月不于下月嫌異月晉語三年始合諸侯四年合諸侯于雞澤達于戎【疏】齊世子光大國適子周官所謂公之孤大國之孤叙邾下所謂執皮帛以繼子男之後）

同者（据盟不必言同）有同也（同爲虛字義與克同經言同盟同圖齊同下必有實字與克義相同【疏】周禮大同之制以會同定爲禮名以時而分按尙書言四海會同詩言會同有繹皆非禮名不過爲合聚之通稱如禹貢是也又詩則專爲田獵而詠論語之言會同亦指巡狩朝聘而言非單舉二時傳以同爲虛字王者之制故不合于周禮也）

同外楚也（外楚與楚分伯此言同特以外陳爾齊失伯爲方伯楚爲二伯則陳爲外州方伯以補其缺故文以）

後同盟陳不在凡屬楚之國亦通不在也 疏 以外楚明晉北伯晉分伯不如齊桓一匡也楚強數會諸侯公如楚如二伯之儀是楚伯也春秋外之不許其伯故于楚不言同盟惟晉言同盟純有二伯辭時諸侯雖有從楚之事皆不言同盟以奪之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宣十二年以後十年盟蜀一見自盟蜀至此二十年乃見蔽于楚也 疏 陳世家成公二十九年陳倍楚盟故明年楚伐我

如會 據經言屈完如師一 外乎會也 此中國同盟時陳已外屬于楚不可以同盟故其來會雖早經不可以與諸侯同書言同盟故以如會言之此外之之辭 疏 陳自宣時從楚不與中國會盟晉悼復伯畏晉乃初如會不能貳心猶懷觀望先使臣來後逃盟外之于會所以深責之

又於會受命也 外州不得與中國同盟故以如會言如屈完如師受中國之約東而去此屈爲用夏變夷之法 疏 袁僑本同會諸侯春秋不使同會故言如會外之使如在會受諸侯之命而已不敢與會事也僖二十八年外陳侯此兼外其使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戊寅非六月大夫不臣諸侯故不以日繫月劉子云雞澤之會諸侯盟盟大夫又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

及以及据例言會以殊會以外吳會與之也言及者以內及外是內本國外諸夏及以及是內中夏而外夷狄此殊及本以外陳叔孫爲本國諸侯爲諸夏陳爲夷狄傳以與爲言者與殊會對言殊會爲外之則殊及自爲與之吳爲眞夷陳乃中國出在外者故與吳不同吳殊會陳殊及也疏据及內爲志及以及內外汲汲于是盟蓋譏大夫公羊以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此依經立說袁僑後至諸侯以爲可盟則自盟之不可與据陳桁楚如蔡則釋之如以爲不可與盟則不盟可也据陳侯如會不再盟鄭使人言乞盟諸侯盟上己未同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時諸侯以袁僑後至不屑與盟而使大夫盟之据溴梁獨大夫盟宋大夫盟諸侯不在故此曰私盟是大夫張也君方盟而大夫又盟是諸侯以專盟之柄授大夫則不如不盟以下大夫專盟是諸侯使之耳疏君盟大夫又盟是大夫敵君也故雞澤

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正當為政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按有道謂春秋以前無道入莊世二伯主之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按莊至哀為九世而春秋終蓋閔不數以將莊公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按從襄至哀四世而春秋終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按定世陪臣強二世春秋終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按二伯專政以尊天下乃周召遺事猶可言獨大夫專政古無其事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不作春秋大夫執國權郊特牲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責以等相親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劉子云尊君卑臣以勢使之也夫失勢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之有也曰袁僑據溴梁曰大夫宋曰諸侯大夫不出名氏異之也據陳侯不在不異袁僑議不明異之歸惡諸侯大夫功罪不相蒙賞罰各有所施

秋公至自晉惡事不致致者不使及後盟也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伐許以孤鄭也不敘諸侯之師者小伐之也成十五年遷葉專心事楚六年乃一見

論十三年又以伐見

論八年以伐鄭見

四年左傳冬有莒人伐繒臧孫救繒敗于狐駘事與檀弓同知莒有滅繒之志非僅立鄫而已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不言楚伐陳不許其有不伐喪之美疏陳世家成公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收兵去

夏叔孫豹如晉去年公如晉冬又同盟今大夫如晉報知武子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襄公之母也莒女也言夫人小君者與成風同傳曰夫人卒葬之我可不以夫人卒葬之乎知非夫人者文宣成夫人皆齊女

葬陳成公時葬者不許楚有不伐喪之美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九年之中三有夫人之喪二姜皆有夫人禮逆文以此起定姒非夫人定謚也以則有謚

冬公如晉妾母有服公以夫人之喪葬之而行朝禮非也不月者其事易見不以月見例也疏魯世家四年公朝晉

陳人圍頓頓者豫州卒正疏按中外各州卒正經皆有起文如陳嘗納圍伐之陳之有圍頓伐頓納頓之文是也以外當由此推之

五年年表陳哀公弱元年

春公至自晉中國不存公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吳秦一見盟聘外之也鄭亦一見者方伯下等畧之疏發穆公子子產之父子國也後爲國氏國參是也鄭前從楚此聘者服晉從中國也方伯當來聘惟此一見示例而已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巫者莒公子也鄫子無子有女嫁于莒取外孫爲後如晉因魯以求立覿晉並求屬魯也非鄫世子其言世子者順其意也如宋世子成陳世子禦寇之比疏去冬莒伐鄫魯救敗此以巫覿當是莒鄫

平以巫後繒

外不言如而言如據外世子相如不書爲我事往也左傳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往謂書如言因豹而言如巫屬魯比于大夫卑如介然故不言及以異之疏不言及者繒世子不書者故不言及及施于例書者巫如如不書從我大夫則書之故曰爲我事往繒微國不能同盟其世子卑故內臣得加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衛吳皆同姓衛中國吳夷狄此何以不殊會吳以同姓之義不再外之何以不言及言及則外吳且殊衛故衛同內辭也疏不及林父內衛也衛篤心中國不從夷故內之不及亦不殊矣繒世子衛孫林父同時不言及而其義異也

吳謂善伊謂稻緩方言不同吳謂伊緩中國曰善稻此從中國蓋譯也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東方曰寄之事疏此繙譯例通今古識絕域皆須繙譯故傳著之

秋大雩劉子云先是宋魚石奔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鄭畔于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稻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應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壬夫元年侵宋楚殺不言有罪無罪畧之也襄世再殺大夫楚所以弱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不言同盟有吳在左傳以爲盟于戚見繒者起下滅凡不常在會盟而特序者以起見滅也疏不殊會吳者成陳善事吳能信中國使得同也稱人以不殊不可狄之繒不能會盟敘于吳下不敘者也繒中國在吳下稱人以吳從中國例因同姓先進之敘繒者繒莒同會起下滅而晉復之

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此致者并吳也傳曰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善吳從中國以攘楚故進從中國

冬戍陳不言其人賓諸侯同戍也使如內戍之疏上會已序諸侯此但主魯而已

內辭也傳曰主善以內戍陳者留兵以制陳也言戍者惡楚使若助陳拒楚以存中國戍陳與戍鄭虎牢相起

疏 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陳困于楚不能自守諸侯相帥而戍之得變之正故主內也歸粟于蔡得正亦主內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諸侯戍而楚救之言伐者內陳而外楚也時唯蔡許從楚 疏 貞莊王子字子囊後爲囊氏六見經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列敘諸侯唯蔡許不至晉强楚弱也晉楚爭陳晉救陳者內中國而外夷狄也 疏 左傳會于城棣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月者危也晉强復伯救陳無危言月著其善也與葵邱日同爲著其美陳久屬于楚以中國爲從夷狄辭今能屬于內春秋之所欣許者也

善救陳也 中國伯弱不能攘楚陳乃蔽于夷晉悼能勤諸侯以救陳故陳改從中國晉之伯救陳之力也月以善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 賢大夫也歷相三世忠于公室行父季文子也行父文六年見經至此五十四年十六見

經子宿立【疏】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僖世初本無名至此乃有名至此始以同盟待之即所謂三世異辭襄時詳小國也【疏】杞世家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

夏宋華弱來奔　劉子云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劉說見五行志

秋葬杞桓公　日卒時葬起杞爲王者後言子言伯亦起爲王者後雖序小國末而禮有加焉

滕子來朝　此滕子初朝也晉伯盛卒正事方伯謹【疏】春秋以記朝見屬國尊卑親疏故屢見不一各爲所見曹

滕小邾五記來朝曹滕爲同姓卒正之首也邾杞七言朝杞爲王後邾于魯近也小邾五見降于邾也郯二見鄫葛牟蕭各一見以此起其尊卑親疏也

莒人滅繒 滅者皆方伯討罪之詞小國不言滅言滅以起非常之事 疏 春秋小國不言滅國惟此一見故知爲非如常滅之如常則不見也

非滅也 據不日下言取繒也 疏 非以兵力滅之滅之中有詭道焉 中國日 沈頓胡中國與盟會者則日 卑國月 近國未與會盟者月之 夷狄時 在外州國傳日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時

繒中國也 據內臣列數繒世于會戚傳人來朝能會盟有中國辭也 而時 據例日夷狄乃時 非滅

也 據不日知非實滅 家有既亾 國之本在家異姓是亾家 立 國有既滅 國既亾姓是滅也

滅而不自知 據下言繒實已亾滅辭乃如未亾滅不知其實 由別之而不別也 繫姓本以相別異有姓而自亂之是別而不別 莒人滅繒 據繒中國莒夷狄以夷狄滅中國正言之 非滅也 據夷

狄賓滅中國則當有所辟不辟亦起非滅疏左傳言其事甚詳本傳則單就立鄫為說義各有取非有異同也　立

異姓以莅祭祀莒是繒外孫繒無子當立公族為後乃因愛立女子之子魯為方伯晉為二伯不能正其事相與立之春秋惡之故言滅也

滅亡之道也鬼神不享非類以異姓主祭祀是宗廟不血食矣此與滅國之毀宗廟無異外孫雖有血氣之屬周禮以父主母故特明其事以絕之疏莒有取繒志懼于大國因以子後之其子立則繒為莒有矣左氏以為實滅就事實言之二傳以為非滅就經意言之言滅不言滅其實相同

冬叔孫豹如邾如邾者聘邾也方伯聘卒正如二伯聘方伯之禮書者晉伯盛魯待卒正以禮疏內臣如以多少見尊卑二十一見如晉十九見如齊二伯也五見如宋宋亦大國也楚雖為伯只一見畧之也陳不如者二如以見諱奔衛一見示例也莒邾滕牟各一見小國畧之曹不見

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按莒滅鄫而晉討于魯魯亦與其謀也下言取鄫是因晉討而復之疏行父之子也父喪未終而如晉非禮也三家世卿專魯執政嗣位之始結大國以自固

十有二月齊人滅萊萊者兗州國起齊爲兗州伯也二伯不言滅國齊言滅萊貶之也疏二伯王伯不能滅人自益爲方伯有之此貶齊之辭也莊世何以言滅譚滅遂十三年以前齊未伯之辭特著之以見以後不言滅也僖十七年何以言滅項衆滅之之辭此萊夷託之中國因是以起齊未爲二伯爲兗州方伯故滅萊自廣月者卑國萊近齊國

七年

春郯子來朝郯子與盟會連帥之等也不言朝言朝者一見以相起也于此志者且起晉强吳不制郯疏郯爲連帥上等因莒不言朝故兩言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全曰牲已變不郊故卜免牲按郊祭天也王制天子祭天地魯方伯不得祭天周公有大勳成王賜以天子禮樂故得郊周郊常以正月上丁魯郊必卜用辛者下天子也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幷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不郊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此義與本傳同

渭南嚴氏孝

夏四月不時也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三卜禮也据三卜不書此書以不時也三卜至二月止此多二已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不由人也四月可以不郊志在不郊猶後卜之至于不從事免言事者護其得已不已免非其心責其黷也

小邾子來朝襄世詳錄小國故記小邾詳又起拊庸亦朝也 疏 小邾五言朝降于邾之七朝据左傳以爲穆公

城費起下墮費季孫專也郈不言城互見也

秋季孫宿如衛衛與魯最親一見如衛者一見以明例此報公孫剽之聘義也 疏 內大夫往方伯言如如衛聘也與下孫林父來相起魯用三家逐昭公衛用孫甯逐獻公言此以見大夫專政之禍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此弒逐之先見者也

八月螽劉子云先是襄公與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皆來朝夏城費劉說見五行志月者災甚也

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聘者不月月者以盟之月攜于聘之上見以聘盟也孫氏逐君目之明執國政【疏】衞四聘魯止于此而見孫氏一見甯氏公孫剽皆有所起

壬戌及孫林父盟聘而求盟專也受命出聘不受命相盟無君也故聘盟皆譏壬戌公也不出公諱盟大夫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前言伐此言圍師久也楚失鄭乃爭陳陳陰與楚平楚乃去【疏】陳世家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會于鄬以謀救陳【疏】不言同盟以兵車往爲救陳不盟也

鄭伯髠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鄭世家五年鄭伯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尙在竟內地操可也不必言如會何也据袁僑如會後得盟也致

其志也從晉者鄭伯之意也鄭伯將會中國如其志言如會【疏】致亦成之鄭伯志從中國善事故急成之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也禮【疏】文見曲禮禮義同爲例謂春秋之例如此凡傳言禮而爲春秋例甚多諸侯不

生名生名則是大辟經例諸侯以爵見生之罪名死道也【疏】不名大夫乃生名此其生名何也据曹伯卒于會序會不名卒乃名卒之名也因下卒名非有貶絶【疏】据吳子門巢卒名在門上卒之

名則何爲加乎會之上据曹伯卒乃名見以如會卒也据吳子門巢卒也如會外乎會新從中國言如會以此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据如會無危道不如門巢鄭伯將

會中國故致志言如會其臣欲從楚君臣異心君正而從邪【疏】据左傳因僖公失禮于諸臣見弒不爲諸臣欲從楚傳以從楚立說者因經致其志在會中國而以事見弒是其臣志可知故以從夷責之也不勝

其臣也不勝故見弒不能自主失權之過故君當自治不可使大夫專權弒而死劉子云鄭伯弒死顏師古云子駟使賊弒以瘧疾赴其不言弒何也据弒大惡內乃諱不使夷狄之民子駟安心

從楚中國大夫如夷狄之民齊陽生不言弒與此同

加乎中國之君也

傳曰汲鄭伯在中國也劉子云鄭僖公當有千乘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賢也及簡公用子產禆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甯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

其地于外也

據在內不地

其日

據許男卒于師不日

未踰竟也

據晉侯卒于扈未踰竟日也

日卒時葬正也

據蔡侯盼從夷不葬此以王卒待之爲中國諱也

陳侯逃歸

自此以後待之如蔡十年不見十七年因宋伐乃錄之不專錄事年表楚圍我爲公巨歸

以其去諸侯

陳侯以楚圍陰與楚平楚乃歸晉徵諸侯畏而至晉將討之乃逃而反

故逃之也

傳曰逃歸陳侯存中國也背盟逃去書逃以責之已盟而去
不書書者陳侯雖盟心不專而逃之鄭伯未會而心向中國
致其志言如會以陳鄭相起責其志又其來也
則汲引之其去也則逃去之皆以存中國也

八年

年表鄭簡公嘉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危也鄬之會公未歸又隨晉侯如晉方會又帥人朝惡之故月也

夏葬鄭僖公賊未討書葬爲中國諱凡弑不書弑者四皆葬惟楚一不葬【疏】鄭世家簡公元年諸公子謀事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鄭侵蔡者晉使之也簡公立從父志專心事晉也鄭旋釋之歸國後事見二十年蔡以後十二年乃見此因鄭而錄之【疏】獲凡六見內一秦一吳二鄭二皆在末等齊晉楚宋大國乃不言獲濕莊公子左傳稱司馬燮蔡大夫九見公子公孫蔡爲方伯至此乃見大夫者畧之也濕兩見經二十年見殺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言人侵者舉微淺而獲公子公子貴矣以貴者淺事而見獲獲大敗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蔡侯也蔡從夷以夷待之鄭新從中國故扶鄭夷蔡以中中國【疏】外獲志者多以小獲大外獲內以見小不可怨也大國大師通不言獲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齊以下皆大夫也僻人獨

鄭伯見者爲獻 疏 左傳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不蔡捷親往也言同盟左以爲命朝聘之數

見魯之失正也正當爲政雜澤同見此獨見魯公在据公如晉而大夫會也權在大夫也春秋之例公不會大夫凡公會大夫會皆目大夫不出公此會有諸侯而出大夫明大夫專不言宿如晉君行卿從傳曰義者行也

公至自晉起公在會

莒人伐我東鄙魯與滕薛無侵伐之事杞不伐我惟曹莒邾有兵事魯好侵奪近邑以自封殖故近者有兵事遠者無兵事不爭也 疏 据左傳此爲疆鄆田

秋九月大雩劉子云時作三軍季氏盛之應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其伐蔡也 疏 鄭因楚伐而服于楚不言楚鄭盟者諱之也時陳蔡許從楚不言者亦諱也晉前已得陳鄭鄫會陳侯逃歸此伐鄭從楚又失二國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大國聘交國明晉悼有禮也與下季孫如相起

九年

春宋災劉子云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外災不志凡外州之國通不志災此其志何也內得志災然衞陳鄭故一見示例宋屢志災故宋也故宋以宋爲王者後大國稱公不同衞鄭只一記而已齊大國得二記災宋王後尤詳此尊卑升降之數新周故宋王魯皆詩三頌師說春秋先師亦多用之如公羊是也本傳不用新周王魯惟言故宋以宋爲王後稱公經傳有明文

夏季孫宿如晉報士匄之聘也不必三年一聘者伯者求諸侯禮數繁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宣公夫人也文宣成夫人皆齊女疏據左傳穆姜薨于東宮不地者傳所謂夫人不地也此與哀姜薨于齊同爲有罪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九年三志薨葬以起定姒爲妾母【疏】此成公之母薨在成公夫人之後婦先姑而薨故公羊有不知宣夫人成夫人之說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不月者陳逃歸從楚也鄭因楚伐從楚晉爭之【疏】年表晉帥齊宋魯衛曹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此悼初伐也

不異言鄭異鄭言及鄭伯同盟【疏】據言同盟不若得袁僑圖佐異之喜得鄭也據同外楚喜得如同志不異之以起疑不致據蕭魚致會恥不能據鄭也伐而後盟致伐是盟復伐非得鄭辭致會則下鄭復從楚有恥嫌不能有鄭故不致之

楚子伐鄭前鄭同盟楚來伐鄭又從楚也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在柤召諸侯同伐楚諸侯因往會之遂以諸侯之師滅傅陽疏不言同盟有吳殊會外之公爲本國諸侯爲中夏吳爲夷狄三等故以二會字別之所謂殊會也

會又會據戚不再言會外之也傳曰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外之外于是會也若不外則嫌以中國從夷狄之師殊之使若中國自會吳來與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伯不言滅此言滅者衆辭也傅陽楚屬國夷狄例時遂者不日言日者使若二事然疏地理志楚國傅陽下云故傅陽國葢在今安徽

遂吳滅當言吳不當言遂直遂也直諸侯遂事非吳自從會滅之其曰遂何也宜列數諸侯不以中國從夷狄也吳楚相仇吳滅傅陽以報楚也若敘諸侯而滅是以中國從吳也蔡以吳善之吳以中國則異之中外之別也

公至自會

會夷狄不致會吳是會夷狄惡事不致滅傅陽是惡事此其致何也据戚盟猶不致

存中國也二事非常例兼爲存中國中國謂中國諸侯有善事則弁焉据戚不殊會吳者蓋以成陳善事可使吳從之無善事則異之据會柤滅國非善事故殊外之存之也亾言存存其國未亾言存存其道許夷狄從中國憂中國不許中國從夷狄滅夷狄存中國之道汲鄭伯鄭同盟國方來汲引之不見諸侯猶致其志來者不拒也逃歸陳侯陳侯不同盟者欲去雖已盟猶逃之往者不追所以待夷狄之道此謂楚事也楚所爭唯陳鄭于此明來去之義致柤之會外之也此謂吳事外之則如公會中國不會吳會中國致吳會不致致亦外吳存中國也楚吳皆夷狄初但外楚吳强經又外吳[illegible]三事前二爲外楚後一事爲外吳皆以存同盟之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鄭從楚伐宋楚侵伐不言從國存中國也此不言陳蔡言鄭輒

者因下殺鄭【疏】輒穆公子去疾之子旌從晉可言【疏】字子耳後爲良氏

晉師伐秦不救宋而伐秦讓之也【疏】年表荀罃伐秦報去年侵荀罃將不言名氏者貶之也不言戰敗畧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再伐矣爲下執莒子張本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初在小邾下此在滕上者以年進之晉悼伯諸侯全序其所不序皆從楚之國陳蔡鄭許是

【疏】此悼公初霸也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傳曰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斐當國執政發爲司馬輒爲司空此鄭三卿也同時而殺三卿亡國之道也故以盜言之晉亦同時殺三卿然只郤氏晉卿多故不稱盜以此異

【疏】鄭世家三年相子騑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騑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騑爲不可而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于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斐左作騑穆公子字子駟後爲駟氏駟宏是也

稱盜以殺大夫公羊大夫相殺賤者窮諸盜據左傳時有劫君之事殺者非君又三卿同殺故以盜言之

弗以上下道據上殺下當言鄭言大夫為上下辭疏子駟前弒僖公罪人也發輒從之亦罪故不言大夫

惡上也簡公為君三年不能討賊子孔劫之將自立非子產則身殺國亾不可知失為君之道故書盜殺言上之失權也疏上謂君鄭伯也鄭伯不能討賊諸大夫自相殺失權不能自保直書其事而罪惡見故不以君臣正辭而下窮于盜盜無名氏不繫于鄭不得為人之辭賊殺者即所以賤鄭伯也

戍鄭虎牢戍者三見僖買戍衞襄五年戍陳此戍鄭凡戍皆伯者爭諸侯之事疏地理志河內郡成皋下云故虎牢或曰制

其曰鄭虎牢據城繫鄭不決鄭乎虎牢也前城不繫恐不明故于此繫以決之疏據戍陳不繫邑虎牢鄭險塞前城以禦楚此因伐鄭戍之以待楚戍陳在陳戍鄭兵在虎牢故決鄭于虎牢得虎牢則得鄭明前城虎牢之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言救明鄭服楚非善之疏鄭世家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

公至自伐鄭致伐不恥者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劉子云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諸侯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饑饉又云時作三軍季氏盛顏師古云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疏事則三卿遞帥之季氏欲專其任故增立中軍各主其一攷軍制須合天下全計之天子尊矣而諸侯有五長二伯方伯卒正連帥屬長是也諸侯又自有五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十里二十里除坿庸不數自天子至于五十里共得九等以九等之不同而舊說只以四等說之且其說除天子以外則乃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而五長之制全佚今權据爵國篇之說而詳攷之

作爲也指作主知新作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上國以下十字據班氏引傳補司馬法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諸侯三軍軍數詳見爵國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方五十里之數也天子當四百倍大國千乘當四十倍百里國百乘者亦四倍之舊說以小國之數通于天子諸侯誤甚王六軍軍數難較五十里有加實則四百倍之爵國篇以爲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故經稱天子爲京師大國三軍二伯三軍百里國亦三軍二伯卿七錫百里國七命大小懸殊禮數有合處亥國二軍方伯二軍七十里國亦一軍小國一軍卒正一軍五十里國亦一軍其將皆命卿凡兵賦田地所出天子諸侯大小所出實數詳細規制爵國篇言之詳矣今以乘數簡明之法言之天子萬乘諸侯大者千乘六百乘三百乘百里國百乘方七十里五十乘方五十里者二十五乘小國較天子少四百倍而古者以一萬二千五百人之小國立數非言軍皆萬二千五百人也今又依經傳之文以師軍分別立說大者以軍言小者以師言如天子六軍二伯三軍方伯二軍卒正一軍而連帥屬長皆包于此不再見至于百里國稱三師七十里稱二師五十里國稱一師略爲區分以別之

說按軍數皆準于卿一卿將一軍齊晉宋大國三卿故有三軍陳蔡衞鄭與魯爲亥國二卿故二軍許曹以下爲小國一命卿一軍屬長以

下無命卿有一軍卿變而軍實不能變故皆有一軍春秋據卿言軍故小國無大夫者亦無師也然曹莒邾虞言師者紀其實也小國言大夫不氏與大國次國不同言小國師與大國次國同者大夫不同據無大夫師同者師實不異故與大次國同

作三軍

經之單字當與天子大國相比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六軍則大國但三軍以辟天子故左傳以晉舍新軍爲合禮晉地數圻軍數實多于天子然不敢與天子同方伯又當避二伯魯地雖大不止千乘然當避二伯不得與之同當日分軍必別有儀文禮制無論兵軍多寡不得踰此制至于臨陣分合營制通不拘泥各隨所便矣

非正也

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爲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伐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說

晉爲二伯元侯玫左傳其出軍無定數有守有戰有分兵然而言軍數則以三爲斷大國既言三則次國只應得二此立三軍是僭諸公也魯語言之甚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凡四五月九月郊者皆冝卜而吉者也卜吉則言郊不吉則言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非時彊卜譏瀆也三月三卜不從可以已已至四月猶卜非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前從楚伐此獨伐伐宋所以致晉師也疏舍定公子喜之子子展也二見經下入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在曹下進也此二駕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京城鄭邑不言盟于鄭鄭未服也同者並外陳蔡也疏京左作亳

公至自伐鄭

不以後致据蕭魚致後會盟後復伐鄭也据下伐鄭也傳曰巳伐而盟復伐則以伐致盟不復伐則以後會致傳後衍字

楚子鄭伯伐宋目楚子鄭伯兼言二國因爭得鄭故言鄭也不言陳蔡疏自宣元年至此鄭从楚伐宋者凡五見事不皆見一見以明之宣元一成十八年二見哀十年一共此凡五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也得鄭疏據左傳鄭人行成有入盟出盟之事不言者爲美辭

會于蕭魚蕭魚鄭地鄭與會也不言盟信辭春秋惡盟疏晉語十二年公伐鄭會于蕭魚鄭伯嘉來納女上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鎛輅車十五乘

公至自會晉侯自此不出下皆大夫會矣

伐而後會伐重于會不以伐鄭致據京城北致伐得鄭伯之辭也傳曰盟不復伐則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已從晉楚怒執其行人所謂公罪也疏鄭世家簡公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

行人者據執或不言行人挈國之辭也傳曰稱行人怨接于上也左傳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與傳同意[疏]良霄穆公庶子公子去疾字子良子公孫輒字子耳良霄輒之子也良為七穆之一霄襄三十年見殺良氏絕祀見霄一人

冬秦人伐晉為楚救鄭不言晉敗績者畧之也[疏]年表我使庶長鮑伐晉救鄭敗之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郃劉子云襄慢鄭國莒伐其東伐我二十見通不月此月者莒魯屬也四年之中三來伐我方伯深入圍郃失尊傷重故月之也

伐國不言圍邑據上再伐不言圍邑舉重也據國重于邑此言圍者因伐鄙可言圍伐國則不言圍邑取邑不書圍據取須句不言圍明此未取安足書也據取重于圍也此言圍為下救郃張本也

季孫宿帥師救郚受命救郚如私行者惡專兵也

遂入鄆鄆內邑莒伐我所取也

遂繼事也二事相接續受命而救郚始事爲受命使不兼也不受命而入鄆後事知起意非受命惡季孫宿也大夫無遂事皆由君命此專入故以遂言之所以譏季孫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士氏何以數來聘爲魯事也晉如天子公其卿亦如天子卿天子大夫不名晉卿何以名內外之別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卒者以同盟會也此王者以子卒之王尊偁子卑號夷狄雖大曰子此以中國治之也不卒卒少進不日日少進不葬者惡其王號加之誅滅之罪也【疏】吳世家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司馬遷說吳楚之君稱王春秋書之曰子變其實號從中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失鄭又爭宋從者陳蔡許自此以後經不見伐宋矣【疏】據左傳有秦不言秦

者略之亦如有蔡許陳不言也且荊州之國皆在不言下一言隨侯以見例也

公如晉 魯世家十二年公朝晉

十有三年 年表吳諸樊元年

春公至自晉 不合五年之禮因事往也

夏取邿 邿近郲小國左傳云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公羊以爲邾邑者是邿舊爲邾所取也春秋之例邑有爲國國有爲邑者各隨所見言之 疏 知邿國者地理志東萊國元父下云詩亭故詩國詩邿同音異字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也日卒少進 疏 楚世家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

冬城防 得時也時則修舊不書書者爲臧孫請緩錄之與齊有隙起下圍成 疏 左傳於是將早城臧孫請俟農畢禮也防者成氏邑

十有四年 左傳此年天子錫齊侯命稱舅氏名環蓋既爲方伯故公不如齊而如楚也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外吳也向內邑叔老非卿介也會見卿介示例也大夫獨出晉鄭者蓋以晉主會鄭新從會故獨言名氏也晉悼大夫三會始出鄭再出衛三出宋三有大夫國大夫專故漸出之會不月月者謹會夷狄也以諸侯會吳吳強而諸侯弱也再會足矣疏不言同有吳蠆穆公孫公子偃之子子蟜也後為游氏游吉游速是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子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甚率三歲有奇而一食後衛大夫孫寗共逐獻公立公孫剽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伐秦以報櫟之役也不月月者道遠諸侯皆在事重故月之此衛大夫有名氏悼大夫再大會由鄭及衛也疏秦本紀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強數會諸侯

卒以伐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浮至棫林而還按僖庚子中行獻子

己未衞侯衎出奔齊劉子云獻公暴虐慢定姜卒見逐走出亾至竟使祝宗告亾且告無罪于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也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使余三罪也告亾而已毋告無罪也 疏 衞世家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于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數侍公飲使師曹誦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誦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衞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衞獻公於聚邑孫文子寗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衞君是爲殤公

莒人侵我東鄙四伐矣季文子卒後莒四伐我襄失道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吳楚交兵之始與中國五會矣楚乃伐之以爲禍始貞以後不見貞七見皆兵事 疏 據左史此伐吳敗楚獲楚公子不書者凡獲而書者皆中國外州大夫獲不書也吳楚兵連以致楚亾此先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戚衛邑宋大夫有名氏悼大夫三大會由小及大也者曹滕薛杞小邾不序齊不序起伐我獨序莒邾起下執疏左謀定衛也不言同盟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宋四聘魯三見華氏惟此一見向氏疏向公子向父之後桓族也終春秋經皆見世卿而不言公子公孫與魯鄭殊魚氏出奔後向氏爲左師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聘盟不地于劉因下誤衍疏一說劉內地如公與晉侯盟于長樗之比

劉夏逆王后于齊夏者名也不稱劉子臨王后名從正稱也劉夏即劉卷之父後儒因夏名遂以夏爲士誤甚疏劉畿采地稱子者卿也下劉文公亦稱劉卷

過我据不言來不稱子非接內也言逆非內主之起祭公內主之也故志之也爲主則言歸過我則言逆

主書以起祭公卿謀逆事之非也不言使者逆者微故奪其使不言也靈王不記事記此以見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劉子云襄慢齊伐我北鄙百姓騷動伐不言圍爲救大之也疏齊侯驕蹇不會諸侯自此至十八年六見伐我之文因此以致同圍齊與頃公敗鞍之事同也

公救成至遇言至遇者不敢進也疏年表齊伐我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既言公救矣何以復言二卿二卿專也既齊師已退矣何以更言帥師以師圍成郛有壞者故城之也爲役也疏下齊又圍成此城以自固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劉子云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八月無丁巳此食晦日七月晦也

邾人伐我南鄙劉子云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百姓騷動季文子卒後襄慢鄰國莒四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晉世家十五年冬悼公卒子平公彪卽位

十有六年年表晉平公彪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自成公十八年至此十五年爲晉悼復伯之事悼公幼而明斷舉賢任才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無城濮鄢陵之勢無滅譚滅遂之失無執衛執曹之舉先以謙德不令而從其才德在桓文之上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掩通吳之非盟會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以後凡三大會士匄荀偃實主之則悼之先也疏三月者危悼以下伯衰也故平昭頃公皆月晉五葬一日四月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疏晉平公初會也自此至昭十年共二十六年紀晉平伯也不序齊以伐我爲下圖齊

戊寅大夫盟劉子云晉爲湨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獨相與盟顏師古云諸侯皆在而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及小國大夫盟

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雞澤諸侯盟因袁僑來乃私盟傳曰始失政始者未甚之辭疏正讀作政下正在大夫同

諸侯會據雞澤會諸侯已盟而曰大夫盟據雞澤因袁僑來盟此君會而大夫專盟正在大夫也雞澤初失政此大夫執政專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據雞澤諸侯在言諸侯之大夫宋之盟不在猶繫大夫不臣也大夫有無君之心如宋大夫以官偁君在不盟而臣下盟是政在大夫不繫諸侯者大夫有無君之心故不繫也孔子曰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矣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討其伐我也在會公愬于晉晉乃執之偁人執有罪之辭疏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日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再伐也晉執莒邾齊又來伐齊強不從晉故下圍齊疏年表齊伐我

夏公至自會公未歸圍已見伐至者危之也

五月甲子地震年表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叔老大夫也前從季孫見此此特見者以內大夫可會外諸侯也疏左傳夏六月次于棫林伐許次于函氏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上城成郛懼齊此言圍以明之成在魯北境叔孫邑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爲齊故請師也以起下圍齊之役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瞷卒邾至此乃日故下皆从日疏此卒于國不書其歸者畧之也一說卒于晉不言晉者爲中國諱也惟諸侯卒于楚者乃地楚所以惡楚也

宋人伐陳宋伐陳从晉命以撓楚也年表宋伐陳疏据左傳陳敗司徒卬獲于宋不書者畧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曹人愬于晉爲下晉執石買張本疏据左傳因孫蒯事而伐曹不見孫蒯者非

卿也見石氏錄賢者後且明世卿也石碏四世孫成子稷見左成二年傳買稷子共子也碏有大功於衛世爲衛大夫子曼姑哀三年見經衛襄以前詳孫甯但一見殺孔達以下詳石氏北宮氏世叔氏公叔氏公孟氏齊氏趙氏者孫氏已絕故詳錄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年表齊伐我北鄙伐不言圍言圍者取之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左傳本無齊字與上圍桃合爲一事疏左傳齊高厚圍臧孫紇于防齊人獲臧堅不書者爲內諱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因前伐陳故奔陳疏爲殺華吳因國人逐瘈狗而奔班說詳五行志

冬邾人伐我南鄙不服晉起下再執疏左傳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白狄在冀州不言朝來者來助我拒齊從晉命也狄言白白者錄之詳以善事言白非善事狄之而已

疏 春秋言來者七直來曰來仕於魯者祭伯是也以事至魯記來者祭公來實來是也來朝不言朝者介葛盧齊仲孫及白狄皆爲魯事來諱言之故直曰來而已非不能朝不言朝也

夏晉人執衞行人石買 因其伐曹執之 疏 左傳晉人執衞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稱行人 據或不言行人 疏 按石買前伐曹此稱行人者不當因其來而討之是也又伐曹必有受命故稱行人

怨接于上也 上君也怨其君所謂公罪怨君而執其臣也不言行人皆以私罪執單伯是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 六伐我矣恃強不與諸侯交又累伐我下敗自取之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月者齊強諸侯皆在所傷多二伯不能和協以抗夷狄而私自爭戰所傷甚多春秋謹爲月之以相譏也 疏 齊世家靈公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

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

非圍据世家言圍臨菑則實已圍矣傳言非圍者据下致言而曰圍据下釋同義此當脫同字伐言圍圍言邑言圍小而邑之齊有大焉大與病對文謂本大圍疏齊舊爲東伯伐齊是伐伯者言圍抑之如邑奪伯者詞使得伐也義見下亦有病焉病辱義見下非大齊本爲大圍而足同與言如非大圍則不足以當諸侯之同圍今十一圍同乃圍之是大齊乃言圍耳諸侯同罪之也使非有罪則諸侯不同心伐之同伐是諸侯皆以齊爲不道齊不會諸侯而六伐我皆有罪也亦病矣諸侯同罪病辱大也此明有大有病之義謂言同亦非純大之齊舊伯與夷狄交伐我惡之言圍貶也言同以明舊伯而病齊義亦見焉疏成二年傳云焚雍門之萩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兼說此事鞍戰與此圍同皆齊侯驕蹇所致公羊則其言同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傳例公大夫在師曰師不日與廬卒同疏曹世家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

閔之也諸侯踰竟卒當圖此宜言卒于齊言師者明主公也曹爲魯屬魯爲喪主有保護之恩故曰閔之桓會許

卒不言師安之如內晉侯卒于扈非魯屬不言師會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因諸侯伐齊事出師以爭鄭從者陳蔡許疏午一見年表楚伐鄭

十有九年年表曹武公勝元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不日惡盟圍齊之後諸侯又相盟祝柯齊地

晉人執邾子因上伐再執

公至自伐齊從齊至也

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所伐之國平而來盟其國不服別從大國則以伐致

據盟于京城北以伐致也盟不復伐者從中國不事夷狄則以會致據蕭魚之會以會致疏按此爲鄭專例以鄭爲中國陷于楚故急爭之不與陳蔡同得之則喜不得則憂皆所以內中國外夷狄也若齊爲大國

則不在此例矣

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据下復伐與盟于京城北以伐致同盟起下復伐也曰非也据盟不日知以辟惡事不爲下復伐齊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据皋鼬以會致也曰與人同事人謂邾子致伐爲辟邾事非爲伐齊或執其君謂晉執邾子或取其地謂魯取邾田盟惡從惡事不致之例故以伐致辟惡盟也

取邾田自漷水魯與邾原以漷爲界漷水移魯後取邾田以漷爲界

軋辭也軋委曲也言自者謂委曲隨漷水其不日据內盟例日惡盟也惡盟謂同會而執君取地惡故不致晉前執邾旋釋之歸又伐魯魯愬于晉晉又執之魯大夫秉是而取其地有罪治之是也秉義爲利則非也

季孫宿如晉如晉謝伐齊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林父先至晉及諸侯在後七月至穀闕有喪而還獨出林父強專兵起下逐君也疏晉糾諸侯大夫伐齊為二十三年齊伐衛張本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劉子云靈公娶于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于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不可曰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以犯不祥以死爭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子牙疏齊世家二十八年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于句竇之邱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疏穀魯邑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詳見前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春秋之義別生死殊人鬼王者之法施于其生不施于死故有功者死不追錫有罪者死不伐喪許慎引舊說云死可追錫如有罪可追刑耶是也不伐喪善之也據譏宋公伐喪也善者因其專命不純許之善之則何為

未畢也善之則宜以事畢詞不畢嫌當進師也君不尸小事傳曰尊不親小事如覲魚之類此臣下事君不自主之臣不專大名傳曰卑不尸大功如專命退師此大事不伐喪大名此當歸命待君而反則歸美于君臣無專制之嫌善則稱君凡善當使君主之不可竊擅美名過則稱己惡事則代君受過尊君親上致身以事君忠愛之至也班固說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殺共生陽名生陰名殺臣有功歸于君何法法明歸于日也則民作讓矣祭義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于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士匄外專君命行止自由不稟命而行將在軍專命本為危事不伐喪善事無危此當歸美于君待君命而行故非之也不伐喪善事善事故不許使不善不責之矣春秋本于嫌得者見不得如此之類是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問其進退不可道將何從宜墠帷掃地日墠將哭脊故設帷而歸命乎介傳曰已牛矣其何卜免之何也禮與邑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按因介反命君止之乃止則君有鄭喪之美臣有將順之道今

不待命遂行則臣專大名而廢棄君命君不能以禮相責而反有專命之書故嚴稱之不使得遂所以申君命明臣節也

公羊說以此爲使

在外聞君喪之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蔑孟獻子也魯下卿劉子云魯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獻子之富可著于春秋 疏 公孫敖之孫穀文伯之子諡獻子宣九年始見經至此四十六年卒十見經子速立

齊殺其大夫高厚 劉子云靈公逐太子光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 疏 國高齊之賢大夫殺高厚者崔杼國高弱而崔慶彊積厚有弒君之禍以累上之辭言之所以惡光也世家八月殺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前殺三卿子孔有罪不稱人以討之者討之不以其罪也又分其室故稱國以討不

去其官事詳左傳疏嘉穆公子字子孔後爲孔氏鄭七穆印氏豐氏俱不見經孔氏惟公子嘉見經

冬葬齊靈公不日而時前已失伯又新爲諸侯所圍驕蹇失尊有取敗之道故不日疏光殺牙而立起不伐喪之美立二十八年前二十四年從晉後四年不同會盟

城西郛据城中城知西郛城西郭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齊地也會柯齊與晉平不言齊者成其不伐喪也會者多矣獨見內晉者餘畧不言也此公會也不言公者公不會大夫

城武城不能自強則多城何益凡城皆譏也疏同時二城不累數者二事也西郛內武城外又郛與城不同也懼齊故城

二十年年表齊莊公光元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蔑子也未畢喪而出盟爲前伐我盟及莒平

也疏向木莒邑宣四年取者魯莒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外楚言同盟此大盟皆中國何以不言同爲齊服也齊服則何以不言同前言同圍有外齊之嫌如此言同是同圍外之矣自此至昭十三年乃一見同盟疏澶淵宋地因從齊乃盟惟陳蔡許三國不至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祝柯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又澶淵方同盟盟乃伐之譏之也疏未畢喪而使非也爲前伐我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蔡不專記事此專記者討從楚之人也二公子主從楚故前獲此又出出奔楚疏蔡十二年不見濕見獲者蔡大夫惟以公子公孫見外朝吳一人而已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

也故出

奔楚

蔡公子履出奔楚 訴于楚也一說楚當爲晉因下文奔楚而誤蔡大夫奔楚一陳二晉一王朝一 疏 履亦莊公子燮之母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劉子云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謂二慶專陳暴蔑其君而棄其親奔楚起下歸 疏 左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公子黃出奔楚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舉其親而奔親之惡也 譏陳侯聽二慶而逐親者也弟母弟凡弟奔皆譏君也

叔老如齊 襄世不言公如齊何以言大夫如大夫如者多非朝文故不嫌也 疏 澶淵同盟後與齊通也叔以單字爲氏與叔孫不同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後齊崔杼弒其君宋殺太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而纂位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戍之聘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疏 月者危往也敗師及取田不危此月者公在晉內受叛人故危之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無大夫書者以地故也內取邑志此亦取邑也錄其地故必舉其人來奔者畔也不諱者公不在也

以者不以者也 再傳爲以地奔內 來奔者不言出 據外奔言出奔 舉其接我者也 據來已出竟因內言內不言出 漆閭丘 據城漆知二邑 不言及 據牟婁防故言及 小大敵也 城諸及防傳曰以大及小城無尊卑以大小相及大小相同則不言及也

夏公至自晉 言公至起大夫受叛人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劉子云大夫專權欒盈亂晉按盈自晉奔楚後從楚至齊從齊入晉不言奔齊爲齊諱奔

楚者楚晉謀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吾敵也 **疏** 遂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兵亂不輟民志不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欒書實覆宗弑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于權行權不可以隱于私暱于權則民不導行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導亦無君也則其爲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厚箴戒圖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于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子云日之為異莫重于食故春秋日食則書之也日食者下淩上臣侵君之象也日食衆者其亂衆日食稀者其亂亦稀又云晉欒盈將犯君入于曲沃班劉同疏比月而食或云合食無此蓋蒙氣所致聖人兩存之疑以傳疑也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子云日食襄公尤甚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班固云說同仲舒楊士勛云漢書高祖本紀有頻月日食疏按精歷法者謂日無頻月食之事蓋蒙氣所致書食以見歷官之失

曹伯來朝疏終春秋曹伯四朝桓九世子朝文十一成七襄二十一共四朝也成七年月以有天子喪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之會謀錮欒氏也楚殺巫臣之族而勤于奔命晉錮欒氏終有曲沃之難人君動當以禮疏左傳錮欒氏不言同盟者晉一國私事不足以言同

庚子孔子生公羊同先師記此以明三世之例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疏** 月致有危也前取邾田又受其叛人今乃與會有危道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此非卿也不卒卒者賢者子孫宜有後于魯國魯自文以後三桓專政爲三卿三卿以外繼但記臧氏叔氏世系以其賢也此年以上詳于臧文氏統出奔以後但詳叔氏至哀六年而止交代之例也 **疏** 公子叔肸惠伯子公孫嬰齊聲伯也嬰齊子叔老始以叔氏書齊子也叔老三見經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不言同盟不許之也謀錮之亟卒致曲沃之難晉失君矣 **疏** 三年三會爲有欒氏之亂故勤諸侯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罪爲觀起所誤也大臣不謹爲小人所誤致身殺名裂足以爲戒矣

疏 事詳左傳追舒莊王子字子南後爲子南氏按記公子始于穆王嬰齊側壬夫皆穆王子貞午追舒皆莊王子圍比棄疾皆共王子結由皆平王子公子十二見不見公孫惟一見囊瓦公子申疑是穆王子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董子云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弑其君劉班固云劉說同仲舒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晉悼夫人之兄弟平公之舅氏 疏 杞世家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 邾無大夫不書書者以其來接我也卒正唯曹莒邾三國見大夫

葬杞孝公 日卒時葬正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据左傳此屈建从陳侯圍陳陳人城役人相命各殺其長而乃殺之不言楚殺慶樂及二慶叛者皆爲陳諱不以楚制陳也 疏 事詳左傳

稱國以殺據此乃殺于役人非君命殺之罪累上也前受二慶之讒逐弟又不能制二慶而叛乃借楚力圍而殺之不許以正辭以失君道也及慶寅据趙同括不言及慶寅累也及公子瑕傳曰由尊及卑也慶寅下大夫也下大夫不氏氏者因其同族而氏之言及則不嫌也尊同則不言及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稱弟者未失其弟也歸安之也自楚不言復者光無罪故不以夷狄言之自楚楚有奉二慶之誅光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起楚殺二慶**疏**若陳人之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之專制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言入于晉何以又言入于曲沃如盟于師盟于召陵經書晉而口欒曲沃以讀之故兩見其文晉從中國外之曲沃从晉外之据世家實自齊人經不書自齊者避齊助亂臣故就其初奔楚而書復入復者復中國也從夷狄來中國也良霄不再言入此再言入者良霄從許入許中國也此從楚入從夷狄入中國又從中國入曲沃入又入外之也晉拒之曲沃亦得拒之楚招納中國畔人為亂故重外之不使如中國**疏**齊世家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大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取朝歌

秋齊侯伐衛報十九年衛從晉伐也已同盟會而匿怨伐人譏齊也不貶絕而罪惡見也遂伐晉助欒盈也助亂從楚譏之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言救善之也月者惡其不救觀隙而動持兩端也

言救後次據聶北先次後救非救也據救不言次與聶北同齊侯專命先次後救次後乃追錄其本意豹奉命故先通君命而後言救君臣之分也主書者譏其不速進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蔑之子十九年立三見經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論語臧文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經不書以防爲臧氏諱別有書以者其義可通【疏】紇許之子字武仲臧氏魯大夫因賢乃詳記之隱世記公子彄以下見辰許紇詳其三世自此以下不見

其日據慶父不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謂得正如正與夷卒之正也君臣以義合不合則去春

秋凡殺奔同例殺奔正者日不正者不日與正卒同**蘧伯玉曰**先師也弟子有蘧伯玉【疏】與衛蘧瑗別一

人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言必不出也臧孫賢者爲三家排擠出奔日之明其無罪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晉人殺欒盈晉語居三年欒盈晝入爲賊欒

惡之從夷狄以入本國據地爲亂大惡同于弒逆**弗有也**謂外之于楚不言大夫失其其所繫賤之也

齊侯襲莒襲不書書者一見例齊大莒小以大襲小齊侯病矣此與齊侯鄭伯如紀相起以見如紀亦襲紀也此伐晉之師也用兵踰二時伐三國譏之也襲者還師乘莒不備謀襲之也不言取莒不得志也獲杞梁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晉語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其此之謂也對曰以豹所

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于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

仲孫羯帥師侵齊 劉子云重犯强齊故大小饑穀不成按羯未畢喪帥師非也此爲晉報齊受晉命也帥師不止羯言羯譏使之非也

夏楚子伐吳 楚與吳交爭卒致敗覆此其先見者也左傳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疏 左傳齊侯聞有晉師使如楚乞師杼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崔杼主之專兵也此弒君之先見

大水 劉子云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然又犯强齊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中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班固云劉說同仲舒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此中國十三國全序也晉爲伯宋爲王後齊時爲方伯與魯衛鄭爲四方伯曹莒邾滕薛杞爲六卒正小邾爲卅庸爲伐齊特不見齊中國全在之辭也夷儀衛地再會夷儀齊不至者爲上伐晉也疏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不言同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此救齊也不言救者不與楚救也楚伐中國不序從者中國序者備序諸侯以所所不序者皆從楚也中國列會盟者二大國四方伯六卒正一卅庸十三國于夷儀全見十二國惟齊不見以所序起所不序此互文消長之道也三國從楚久故一敘之外例見之國惟吳秦不敘而已疏年表楚與齊通率陳蔡伐鄭救齊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奔楚楚逋逃也陳從楚臣奔楚楚制人之上下也奔目楚外之也疏左傳陳人復討

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魯聘于周者十不繫事者止于此公不朝而使大夫凡十見皆譏之也

大饑劉子云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占同前大水案襄公立二十四年今無一年之蓄至於大饑書大饑者著其無備災之道也

五穀不升爲大饑大水穀不成不言麥苗麥禾穀全災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也不志者一穀災不志嗛韓詩外傳作餒二穀不升謂之饑据大水無麥禾言饑也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讀同荒韓詩外傳作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一作祲經作饑傳作侵聲之淫也大侵之禮周禮大司徒七日眚禮也君食不兼味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疏班氏云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不爲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鷃二穀不升不備鳧雁三穀不升不備雉兔四穀不升不備囿獸五穀不升不

升不備三牲臺榭不塗玉藻土功不興傳曰毀廟改塗塗謂修飾如丹刻之功是也弛侯廷道
不除曲禮馳道不除按曲禮作馳道不除韓詩外傳作道路不除家語亦云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然則弛當作馳侯
廷二字衍文也弛侯或云弛廢省侯之事廷道不除爲一事百官布而不制布布衣玉藻年不順成君
布衣揃本不制不造作也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鬼神禱而不祀禮匡解大荒有禱無祭謂不用樂用
牲但禱祀而已韓詩外傳云一穀不升謂之謙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
侵禮君食不兼味台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製鬼神禱而不祀與此傳同

疏 後漢書樊宏傳引作五穀不登
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劉子云古者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
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養之善
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
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
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
眾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
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

救厲之道也　疏 墨子七患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熟謂之大侵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則盡無祿廩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饔飧而不盛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師大敗亦然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孝伯之師　疏 左傳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劉子云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擐戈而起曰孰謂臣而敢弒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肯從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爲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其臣無道君亦不足惜

疏 齊世家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

莊公失言　俞樾說言道也莊公失道

淫于崔氏　劉子云齊侯通于崔杼妻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

慍射齊侯年表齊崔子以莊公通其妻弑之立其弟爲景公以下崔氏絕于齊乃見慶氏如以慶繼崔爲下卿者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衛侯剽也夷儀衛滅邢之邑晉聽孫林父爲伐衛請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宋而又復入衛獻公 疏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晉侯許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日入惡入者鄭伯在會大夫專兵入陳惡之也去年陳從楚伐鄭報其事也 疏 事詳左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不同月也齊成故盟復舉諸侯中有間事也再言同盟中國之十三國皆至矣稱諸侯者以本爵皆侯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也諸侯三會夷儀衛俱在衛衎乃得入惡諸侯也故外之不言復歸也 疏 衛世家十

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衛請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後入衛獻公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襄世有伯不言滅國楚一見舒鳩齊六年一見萊十年晉與諸侯一見偪陽晉齊楚三國各一見滅而已 疏 此三滅舒邑矣僖世徐取舒至此楚盡取之鳩繫于舒明其種族與舒蓼舒庸同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舍之入陳公孫夏又伐陳著大夫之專故有良霄之禍 疏 年表陳下鄭伐我夏公子騑之子子西也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巢楚邊竟小國 疏 年表吳伐我以報舟師之役射殺吳王諸樊地理志廬江郡居巢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據不言門巢先言伐楚見巢為楚竟上小邑與伐國圍邑同故繫巢于楚

于巢者 據伐圍不言于也 外乎楚也 據巢非楚邑言于巢如國外之于楚 門于巢乃

伐楚也伐楚必經巢門後乃得伐楚不言巢嫌卒楚不言伐嫌爲巢事言門以紀實言伐以致其意諸侯

不生名曲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葢常事生不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

者據與鄭伯髡原如會名同見以伐楚卒也據名在伐楚地雖在巢本意因伐楚其見以伐

楚卒何也據未至楚卒于巢也又古者言古法古也春秋傷世變援古以治今也大國謂吳大國

過小邑小邑謂巢過謂假道伐人也小邑必飾城而請罪飾城修守備防暗襲請罪大國

過如爲己來敬天者敬其怒也禮也以小事大禮當飾請大國其命由城外過不入城也致吳子謁伐

楚致其意至巢過巢國入其門巢不飾城請罪而啟門無備致吳子得入門人射吳子

以兵入城門人懼滅射之有矢創創傷也矢有創中反舍而卒師行三十里反于其前日所止宿地

而卒是卒于巢也言伐楚遂其志耳古者雖有文事文事葢謂盟會衣裳之會也必有武備

謂雖文事猶有武備如孔子頰谷之會有備也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使吳子非吳得入

子之自輕也傳曰不狎敵伐國而輕入人邑無備致創非之也疏左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二十有六年年表吳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此不弒殤公其言弒之者已納獻公而殺殤公之父與子則亦以弒道也但言殺子叔與角則不見甯氏之罪也不葬者賊未討下有殺文不以討賊許之者討非其罪也疏衛世家時殤公執于晉未歸左傳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不稱殤公不言弒以甯氏所殺者剽之父黑背及其太子角而經以弒君科之也

此不正其日何也據剽來聘孫甯逐君立之不宜日也疏一云此未正弒當言殺乃以弒正言之左氏曰書曰甯喜弒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殖也立之據十四年衎出奔十六年甯殖伐許是殖立剽也喜也君之據立踰十三年喜繼為大夫也殖逐獻公將死屬喜納獻公以自贖故喜弒剽納獻公也正也其父

立之其子君之不得以不正爲解春秋君雖不正已立不許其臣子以不正討之者所以塞禍亂防弒逆也下惡獻公故于此正其罪 疏 既殺其父又殺其子納君使剽不得歸大惡非言弒不足以盡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戚者林父之私邑甯氏弒君納獻公林父不從故叛起其逐君也 疏 孫氏衛正卿言叛絕于衛也以下孫氏不見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者復中國惡之起狄夷儀諸侯也 疏 衛世家獻公亡在外十三年而入

日歸 據歸不日 見知弒也 據踰四日衎使剽弒而後入日歸以見衎主之不言衎主之者不以衎君剽也 衎正而剽不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謀討衛也 疏 偃中行穆子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之會以討衛晉人趙武也宋人向戌也不稱名氏者公不會大夫也鄭言良霄者起餘皆大夫貶稱人也良霄不在宋下者以言良霄不可以在人下也何以不在晉上起晉

人賓大夫也先宋以明尊卑之號後晉以起皆大夫也故艮胥可以在宋上而不可以在晉上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劉子云宋公聽讒殺太子痤疏事詳左傳

晉人執衛甯喜私罪也稱人用伯討執罪之辭也弒君賊不復見此復見者以執見討罪之辭也疏左傳衛從會于澶淵晉人執甯喜囚之于士弱氏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踰竟不日此日者明許卒皆日無變例又皆葬始終無異以見外卒正例疏一說傳諸侯卒踰竟不日此日者蓋春秋決嫌明疑已見者不復見若凥與師會踰竟不踰竟未明故日不日以別之此地楚踰竟已明故復日也許爲外卒正言卒皆日以起之不以言正不正許篤從楚日卒之者存中國也蔡侯東不日失國貶之也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此因許男請師卒故伐鄭自此以後經不見伐鄭矣疏年表率陳蔡伐鄭不序許有襄也

葬許靈公許凡卒某葬卒當日葬皆時以爲外卒正之制

二十有七年年表衛獻公後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崔慶專齊明崔黨也爲下來奔張本齊五記來聘大國也終于此二弟年二國一崔氏疏齊國三卿記慶來聘以慶爲下卿繼崔之位也奔後見殺乃出欒氏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傳曰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不言盟以有楚在也晉楚交主中國二伯之詞也自此至昭公三年而盟敗楚獨主諸侯故曰無侵伐八年也此會楚先晉以晉先者抑楚也知楚先者以從楚之國先晉也不言宋大夫宋爲主向戍成其事也疏蔡公孫歸生程氏分紀文公子公子朝生歸生後爲朝氏歸生生朝吳事詳左傳晉語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世家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絕]喜殖子謚悼子左傳曰九世卿族一朝而滅之以下甯氏不見故以北宮世叔二氏見之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弑君賊不復見有罪也嘗爲大夫據言大夫也討賊不言大夫與之涉公事矣據晉執喜出使爲行人獻公賂甯喜使弑剽入國弑君之罪獻爲主謀既與喜共事則不得以罪討之故奪其討賊辭以殺無罪大夫責獻公甯喜由君弑君由君謂因衎而弑剽喜弑君由衎主使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據僩爾累上不葬剽也惡獻公也使人受賂以弑君又倍而殺之大惡故縱從其弑惡歸首獻公不以獻公主之甯如鄭厲公者弑大惡獻不君剽言喜弑以目大惡喜弑卽獻弑其罪乃盡也

衞侯之弟專出奔晉劉子云專者獻公弟子鮮也賢定姜欲立之而不得獻公出奔賴其力得反國叔肸名字並見專不字者專喜之徒不全許之也專喜之徒也據喜殺而奔知喜之徒黨也凡殺後奔非其徒則殺之者專之爲喜之徒何

也據衛弟親之已雖急納其兄謂獻公與人之臣人謂剽臣謂喜謀弒其君獻公因殖之悔謀復國于喜喜不信公欲盟專爲信專不得已而與盟喜因弒君而納獻公也是亦弒君者也出奔在弒後明爲喜徒有從惡之罪專其曰弟何也據專有罪不當舉親專有是信者專信人春秋貴信故言弟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許賂而後入既入惡其專倍約而殺之是君不直乎喜也倍約無信同惡相齊但以其事曲直論之不復言正義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邯鄲晉地織絢不仕也終身不言衛劉子說弟鱄云宣公殺子赤而鱄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是以春秋美而貴之與此畧同也專之去合乎春秋春秋貴信惡詐專能守信故美之也專與人謀弒君是亦弒者取其信而惡其弒但美其一去之信而已言奔譏其爲喜徒言弟美其有信雖與弒有信猶取之設教之義不求全春秋之義唯節取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湨梁傳曰大夫無君也晉趙武恥之據湨梁荀偃主盟趙武賢者故恥不臣之事豹云者據雞澤言叔孫湨梁不出名氏此君不在乃獨名恭也據致乃名君前臣名言豹公在之辭公不在而曰豹不忘君命是臣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據與湨梁異大夫臣也據湨梁言不臣其臣據繫于君恭也據內以不氏爲恭外則以繫君爲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獨美趙武擯屈建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劉子云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之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劉子云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餘年因之以飢饉百姓怨望臣下不心離公懼而不敢行誅伐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　曰無冰天下異也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

能正論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泰失之急故周無寒歲秦無燠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惡買子悼子甯喜之徒也同出奔晉【疏】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又云立其仲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昭元年會于虢公羊作石惡字誤也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劉子云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齊世家慶封已殺崔杼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出獵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在齊

十有一月公如楚劉子云襄公朝荊至淮聞荊康王卒欲還以叔孫昭伯勸乃行如者朝二伯之辭自宣十年後不書公如齊以鞌之戰失伯故宣十年至昭二十七年乃再見如齊左傳襄十四年王賜齊侯命稱舅氏是楚伯以齊為

方伯也齊爲方伯則升楚爲二伯故公不如齊者八十五年襄昭之世再見如楚則以晉楚爲二伯齊魯衛鄭爲晉所屬之方伯秦陳蔡吳爲楚所屬之方伯故文以下同盟不言陳 **疏** 爲宋之盟也如楚皆月爲朝夷狄也公如皆伯辭中國如齊晉是也外如處夷狄主中國也故如爲二伯之辭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葬靈王無危也 **疏** 周本紀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立二十七年唯記遂后會單子餘不志者王室危也

乙未楚子昭卒 董子說楚子昭卒之二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伯中國卒之年諸侯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惟侵奪而顧強盛何與楚子昭蓋諸侯之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嘗以少擊眾以專擊散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亂齊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諸夏再會夷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弑中國在其北而齊衛弑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衎據夷儀而知弑林父據戚而以叛宋公殺其太子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嘗如于文宣之際中國五年之中五弑君以晉靈之行以一大夫立于斐林拱揖指揮諸侯莫敢不出此

猶陽之有汁也巳【疏】乙未與甲寅不同月蓋閏月也不言閏不數閏也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楚如致皆月

閔公也傳日中國不存公楚以喪事留公送喪正月無君閔公在夷狄危而存之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齊晉不皆致楚必致者外夷狄也【疏】公如齊十三槩事如齊三九致如晉十五十二致如楚二皆致

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此為楚發傳也

言如者朝也齊晉二伯有朝禮故不皆致皆月楚方伯又夷狄強為魯朝之故皆致也致皆月也

庚午衛侯衎卒衛世家獻公後三年卒子襄公惡立

閽殺吳子餘祭哀四年傳日稱盜以殺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此非外弑者故

亦言殺也吳卒皆月此時者獨不稱君略之從小夷例殺如字

疏 周禮宮者守內非受刑而宮者或云與傳異義非是

閽 據哀四年言盜 門者也 據閽从門守門人號 寺人也 受宮刑為寺人司啟閉 不稱名姓 據卑亦以國氏 閽不得齊于人也 刑餘之人不繫名姓賤之如盜禮刑人屏之四方不與士齒 不稱其君 據弒例言君 閽不得君其君也 王制曰不及以政示弗故生班氏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出大夫不義士與遇于途不與語投諸磽确之地與禽獸為伍 禮君不使無恥 無恥是惡人也不使與君近君當近賢士繫御之人亦須選擇無恥則易於導惡為禍 不近刑人也 刑人受宮刑者近謂屏之四方不授以職事監鐵論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逐辱及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之也 不狎敵 敵謂戰征之事吳子門于巢為巢人所射而卒傳譏其狎敵是也 不邇怨 怨謂上有所刑罪之人如齊商人會子般皆死于有怨之人是其戒也 賤人非所貴也 賤人閽者貴謂有職守為親近之職 貴人非所刑也 班氏云刑不上大夫賤者已刑則不可復使近之

疏 異義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

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君按云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說鄭駁云凡有爵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按許鄭彊分古今非也貴人有大罪則殺小惡黜之不加以生刑今古一原是相同 刑人非所近也 王制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於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周禮說墨者守閽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按閽囿積皆在外在內之宮必自守宮不用彊積陰賊之人今古同 舉至賤 不繫國無名氏而賤乎賤者也

加之吳子 據在吳子上 吳子近刑人也 周禮閽用宮非刑人如今制多自淨春秋因其弊而爲之救也 閽殺吳子餘祭仇之也 刑餘之人不能不怨于上當屏之遠方使守門相近舊忿易生倏然以弒故禮禁近刑人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城緣陵不言杞爲桓諱專封王後也此不諱者未遷修舊不譏

也前城不言杞不列皋諸侯此再段穆公孫子豐之子郎公城故經屢數以明之前後一見也疏子平後爲豐氏儀傳侯入

世孫文子別爲世叔氏世或作太古通儀公羊作齊誤孫甯旣絕故以北宮世叔爲卿盈喜子知悼子按左傳杜注綸長子知

朔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

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班氏曰聖王貴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敖民地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

杞危而不能自守民少故不能守城

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政在大夫故相帥爲之

此變之正也昭三十二年城成周傳同禮大夫不憂諸侯大夫城非正也春秋漠梁以後諸侯失權政在大夫代諸侯行事伯道寺以不墜春秋託伯於大夫許其爲美善之事而不許其爭執故城成周則許之執宋幾則不許之是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晉聘魯十一見大國詳之內大夫如晉二十來聘只及其半大略而小詳也

杞子來盟杞偁子如貶之然弱不能自存貶以起城之也城緣陵後二貶之以起爲城杞也稱子皆爲城之起前不見杞故再稱子【疏】杞伯會盟十七見皆稱伯則伯者正稱也外稱伯者十一見凡稱伯者二十八稱子者三則伯正而子變也春秋凡卒正爵有伯以後皆有定唯杞有伯以後乃無定見杞不與餘國同也杞本王後例稱公稱伯者敘卒正末從卒正見稱也稱子者貶之也以其從伯貶子見其從公貶伯也邾滕又辟有伯以後不變者變則不足以見其正故畫一之杞爵本尊居末貶以起其餘也

吳子使札來聘劉子云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卽季子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兄爲君者皆輕死

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吳國必疾有禍于身故謁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之過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說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立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我受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其君也 疏 吳世家餘祭四年使季札聘魯

吳其稱子何也 據下稱國狄之 善使延陵季子 吳世家季子封於延陵故號以延陵季子一云季子逃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以所居氏之以其避吳亂也曰季子所以貴之也 故進之也 因賢季子而尊貴其君也因曹羈而崇其友因伯姬而葬其夫因呰臧而褒其子因季子而尊其君皆錄賢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與有榮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兼進之 身賢 如秦伯楚子 賢也 春秋賢秦伯錄

其使吳楚乃稱子有襃文

使賢亦賢也 吳子賢不足錄而能使季子則亦以賢許之唯賢而後能使賢也凡臣之賢皆歸美于君傳曰美歸君過歸己是也故賢吳子而稱子

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 因其賢乃尊其君而稱子

其名 不氏从小國例

成尊于上也 言子之國無大夫見則不氏今若驟進季子而字之則其君不能使如齊高子然反足以掩蔽其君故不氏使吳子以君臨之吳子新子尊未成可以抑季子以成之不可進季子以伉之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月者危襄也

齊高止出奔北燕 疏 燕世家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地理志廣陽薊下云故燕國召公所封昭公篇北燕伯奔齊高止納北燕伯此爲張本

其曰北燕 據燕不言南

從史文也 孟子孔子曰其文則史春秋據魯史制作也二燕南小北大又召公後宜以北爲主南燕不加南今主南外北者南燕近魯在青州爲屬國故魯史內南外北孔子從而不改示有徵也

疏 春秋據史而作筆削之例專明詳略加損之例變易事實其正名之例依物肖形從史之例仍而不改凡春秋事實其有史書不然而可以起例者則變之如許世子弒之類苟無所起則因仍舊文不敢改作論語所謂闕疑又云述而不作是也如楚圍弒君以瘧赴而春秋不言弒陳殺太子禦寇不言太子之類皆依史舊文不能加損特于別見以起其實而已蓋實事從史史既不言則爲無徵雖有闕見不能據一已之傳聞改百國之實錄既取徵信且明傳疑不能以大惡之名直加于人而但于朔文隱見其義使人讀而悟其賊主名弒君不名而弒賊可以起而見弒不言弒而弒亦可起而見此春秋之大旨也趙盾崔杼史有舊文苟非舊文不敢直指凡弒皆有主名經或言人則以明君之過是曰累上如欒書之類故諱者多而虛加者少此罪疑爲輕之意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外方伯國蔡不聘者外之秦吳各一見者示例楚六見者大夷也莊

世稱荊人父世稱楚此宋盟以後初來聘月者喜之也晉楚
世則氏遂漸進之序也 疏 相爭中國塗炭宋盟息兵春秋所善
楚來聘則內安而外諸侯皆無兵
事故喜而月之按夾碭惟此一月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陳弒哀公不書此書者陳猶中國
蔡不同盟不言陳弒爲中國諱不
使楚得討之言蔡弒以般 疏 蔡世家景侯爲太子般娶婦于楚
罪重成楚子之討之也 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且自
立是爲
靈公

其不日 据固正
宜日 子奪父政 政當爲正因其子
弒奪父正不日 是謂夷之 夷在
東方
禹貢淮夷徐州因其 疏 以夷待之故不日中國無父子之禍
爲徐方伯故夷之 惟楚有之故春秋夷之也不言狄者
蔡近楚專心事楚春秋惡之禮待不及他國因其父子之禍
如商臣擯之如楚屬國不使中國有父子之禍也蔡在方伯
例有伯以來不過會盟中國四五至故春秋絕獻舞不記其
事者近百年中二君不言卒葬不記災內臣不言如蔡蔡大
夫不言使不言來聘不言與中國聘不言蒞盟來盟凡會盟
從楚序皆在諸侯之先其事或二十餘年一見皆因中國及

之不自專記事此其禮制之卑于陳衛鄭三國方伯者因其從楚夷之也其曰夷者國在內也晉鄭曰狄國在北衛曰戎國亦在北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劉子云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

取卒之日據外災不日內女卒例日襄九年宋火定十六年成周宣榭災不日是也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見伯姬因災而卒也此與吳子門巢鄭伯如會皆以卒月日加于其事之上見郎以事卒同也其見以災卒奈何據二事異伯姬之舍失火舍居也劉子云宋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之妹也既嫁于共公十年共公卒伯姬寡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劉子曰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保傅不至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趣之班氏云國君取大夫之妻士之妻年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白虎通

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之宅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傳母已至火又近再趣之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劉子曰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之不至夜不下堂越義求生不如求義而死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劉子曰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賤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疏劉子曰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敬而後有夫婦之際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詳其事據宋災不志災丙女有主不志卒賢伯姬也劉子云伯姬寡至景公時逮乎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按列女傳所言楚昭貞姜齊孝孟姜事與此畧同

天王殺其弟佞夫劉子云景王二年儋括欲弑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殺佞夫及景王死五大

夫爭權王室亂按凡稱弟者殺無罪之詞有罪者先疏之不舉弟此目弟明佞夫之無罪也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秦以千乘不容母弟傳猶譏之天王有萬乘之尊殺無罪之弟故加等甚之[疏]諸侯不甚天子甚之也

君無忍親之義傳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按禮有議親議貴之典佞夫有罪猶當三宥不得已或放之或廢之今衰麻在身因臣下之事牽引母弟使操刃殺之佞夫無必死之罪而天王有忍親之心

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据殺則目君也親長子者明承重也天子諸侯爲長子服三年因承重加服之不與庶子同[疏]經凡殺庶子猶公子或國或人不目君唯世子目君以傷親責之也稱母弟明恩也同母貴弟與庶孽不同因其親貴待有加禮經凡殺孽弟稱公子而已不目君唯母弟目君故傳曰所親者唯長子母弟

天王殺其弟佞夫据未三年不稱王

甚之也稱王目以甚之在喪殺弟無人心起爲爭立事因急言天王以甚之

王子瑕奔晉佞夫之徒也不言出者王子不言出惟有采邑者乃言出[疏]此所謂緩追逸賊也卽使有罪逐之

已足操刀殺之則忍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劉子云婦人以從夫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得蒙夫之謚謂共共同宋共公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議謚以章其善惡據內夫人不從夫謚則婦人謚兼此二義

疏按大夫如不月取葬之月加于如上者見以葬如宋也

外夫人不書葬凡大夫言如而繫者惟如齊四如晉二如宋三如陳滕各一皆有所見此其言葬何也據紀伯姬以失國葬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卒災能盡婦道隱而葬之賢其事故禮備也月者起其不葬爲災而葬非危內也

疏按公羊說據月以爲葬夫人當君會葬傳不責君葬外諸侯凡君送葬皆諱之則君不會葬公羊說誤也異義許鄭說皆誤說詳古今師說異同攷中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劉子云鄭大夫自外而簒位自許許有奉也良有罪與欒盈同不言復入者不以夷狄待許也

鄭人殺良霄言人討賊之詞

不言大夫與欒盈同惡之也欒盈傳曰弗有也大夫出奔與殺同例既已奔復入外之弗有故不言大夫以匹夫待之也此言惡者因其惡鄭乃逐之故以其惡言之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而葬

不日卒而月葬據卒葬皆月日卒時葬乃正不葬者也據賊不討宜不言葬卒而葬之據葬如賊已討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若不言葬嫌國人盡從般無恩于景公則是失民也故葬若賊已討然不使從般弒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劉子云伯姬卒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于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賢之不言同盟

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據會不言所爲會伐言者會而後伐二事也成宋亂

非此比者成亂異事此言會意謂經有故也疏宋會三槩事故宋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

善也据與常會同不足以見行禬禮其曰人何也据大會言大夫人疑貶之救災以眾所謂

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也非貶者城杞猶不貶也知何救焉据災在五月更宋之所喪財也

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裁鄭君云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

類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中國者晉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魯是也侵伐善

辭之許夷狄不入中國夷狄楚蔡陳許是也入惡辭不許之內中國外夷狄之義也伐吳不在此數者

吳夷狄無侵伐八年自此至昭七年楚與中國無兵事至八年乃滅陳善之也善宋能主此會

故諸侯而禬之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廿七年宋之會謀息兵諸侯無事故行禬禮由此歸

功于宋之會此會楚不在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禮羣宮稱宮不嫌與宗廟同者上繫楚也西宮就昭穆之位言之此宮名楚實非廟也

楚宮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修之故名楚宮耳劉子云公專心事楚不明善惡非正也據非正寢較小寢猶甚與臺下相等曰楚宮者譏公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未葬稱子某世子卒在君世不見君卒然後見有卽尊之漸也不葬者無廟無諡坿于禰以享

子卒日據子般日子赤不日正也據下言卽位知此日正也疏君正與故皆日尊也子卒正日故不日未成君禮下於君大夫正日惡不日此猶有臣子之禮

己亥仲孫羯卒【疏】速庶子字孝伯二十三年立五見經子貜立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月者爲下葬出五月而葬同盟來會禮也禮諸侯小國于次國君卿弔君會葬于敵國大夫弔卿會葬于小國士弔大夫會葬者禮制如此至於行禮每有加損隆殺不同不能盡拘此例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未葬故上卒稱子某與般同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莒無大夫稱人者展輿弒也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展輿因國人攻弒莒子【疏】唯記卒葬之國乃言弒史有氏名削之稱人春秋之例也

補疏春秋再部取法三十二蓋八自乘之半再部四公總共一百二十八年襄公雖三十一年莊公三十三年共數恰合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八終

華陽林思進覆斠

渭南嚴式誨斠鐫